

《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

张 勃

陆启滋《北京岁华记》，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以“岁华记”命名的明代岁时节日民俗文献。一些学者曾认为已经亡佚。比如北京古籍出版社为《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所作的“出版说明”就说：“明人陆启滋写过一本《北京岁华记》，现已失传。”^①王灿炽《北京历史文献佚书考略》也认为：“陆启滋《长安岁时记》一卷，明，佚，见《千顷堂书目》‘地理类’。《日下旧闻抄撮群书目录》作《北京岁华记》，屡引之。”^②然而该书并未亡佚。1993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清抄本^③。最近，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此书。该书为手抄本，书名《北京岁华记》，一卷，署名“平湖陆启滋叔度氏著”，与另一本同样署名“平湖陆启滋叔度氏著”的《客燕杂记》（三卷）合在一起，分作上下两册。上册是《客燕杂记》的一二卷，下册是《客燕杂记》的第三卷和《北京岁华记》。两书内容完整，前面均有简短的叙言，交待撰写的原因和背景。正文均用楷体毛笔字抄写，工整而清晰，一些讹误的地方，都用红色笔墨点出，并在旁边做了改正，如第4页“四月杂事”有“初一日，……历香山潭柘碧云”句的“山”字即用红色字补入。显示出抄写者认真严谨的态度。以该本为依据，结合其他典籍材料进行分析，庶几可以形成有关《北京岁华记》著述年代、背景、动机、撰写体例、文献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认识。

一、作者生平、成书时间与成书背景

《北京岁华记》的作者陆启滋，《明史》无载，有关他的资料主要集中在

* 该文为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项目《元明时期北京岁时民俗文献的辑录与研究》（项目编号为BJXJD-KT2010-B11）、北京“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岁时节日研究》（项目编号为06BaLS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该书“出版说明”第1页。

② 《文献》第1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

③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963、1834页。

的三种传记中。其一是沈季友所作^①,其二是清人高国楹修、沈光曾等纂、成书于乾隆十年的《平湖县志》卷七中的传,在这里陆启泓被置于《人物传》“文苑”部分,列为“国朝”人物^②。其三是清人彭润章等修、叶廉锬等纂的[光绪]《平湖县志》卷十七中的传,在这里陆启泓同样被置于《人物传》“文苑”部分,但列为明朝人物^③。总体上看,上述三种传记都非常简短,内容亦有重复,但毕竟提供了重要信息。再参以包括本次发现的《客燕杂记》和《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大致可知陆启泓的如下情况:

陆启泓,字叔度,浙江平湖人,生活于明末清初。幼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十岁能作古文辞,弱冠之年即已“博极经史”。他喜欢谈古论今,善于言谈又生性豪放。沈季友说他“倜傥负奇,通轻侠,类河朔壮士,好谈论古今成败,知边塞事,扣之纚纚不可穷也”。早年曾游历南京,并留下悬金购荷的风流佳话^④。他喜欢结交朋友,作诗倡和,曾与陆芝房、赵退之、冯茂远、孙弘祖等嘉兴一带的文人结过诗酒社^⑤。后来不知何故,陆启泓移居都城北京长达二十年之久。客燕期间,结交甚广,[光绪]《平湖县志》说他“交满长安”,[乾隆]《平湖县志》说当时一些王公大臣也都争相“折节”与他往来,然而陆启泓始终游离于政治之外,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庚辰年(1640),一直关心时事的陆启泓“度天下将变,遂归隐,更名遯,字山翁”。

陆启泓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丰,据[光绪]《平湖县志》载,他作有《贲趾山房诗文集》一百卷,《读史》十部四十卷,《经世谱》八卷,《太元测》一卷,《射诀》一卷等。这其中还不包括《客燕杂记》和《北京岁华记》。又清人陈允衡还提到他作过一部名为《古人几部》的作品:“平湖陆叔度著《古人几部》,始管夷吾,终史天泽,凡八十一人,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⑥这些作品虽多已亡佚,但从陈允衡对陆氏《古人几部》的介绍以及《经世谱》书名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陆启泓的确是关心天下、“好谈论古今成败”。陆启泓又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客居期间,曾认真阅读故乡嘉兴一带(平湖隶属嘉兴)文人的作品集,并写作《读嘉郡诸先生集十二首》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所谓“简揽遗

①《樵李诗系》卷二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第16册,第249页。

③《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省专辑》20,上海书店,1993年,第415页。

④转载,某日陆启泓“命酒泛舟,召旧院名姬,大会词人于秦淮”。酒饮到一半时,一个女子略有遗憾地说:“可惜两岸没有荷花来为我们的雅集助兴。”不料这话被陆启泓听到。第二天,他再次宴请客人。宴开之时,晚风吹拂,竟有一阵阵荷香扑鼻而来。原来是他花高价买了几百缸荷花,将其弄碎沉入水中的缘故。这一做法让他名震一时,“自是十四楼中皆目为樊川复出”。《明诗话》也收录了这则逸事。

⑤沈季友:《樵李诗系》卷一七“孙太学弘祖”条。

⑥《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二一《经籍考十一》“《古人几部》六卷”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盖有乡哲之集十数家,随手披读,略致景仰”,并不由自主地夸赞故乡乃“洋洋大国,家璞人珠”之地。这些诗与《过尔唯陆舟话别》、《题房大年画奚官牧骥图》等另外 20 多首作品同被收入《樵李诗系》卷二十中,其“诗法”被认为“全宗少陵”。

当我们将陆启泓的人生经历、性情喜好有了大致了解,就知他作《北京岁华记》绝非偶然。《北京岁华记》手抄本正文之前有陆启泓的简短序言,谈到了写作时间和缘起:

客燕二十年,略识岁时俗尚。甲申之秋,有过而问焉者,为忆所知,录之于笔。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异时仍鼎故都,则游辙仕履且复亲见之,何用此咕咕为?

从这段文字可知,《北京岁华记》作于甲申年(1644)。这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明朝灭亡。不久,吴三桂勾结多尔衮,八旗军进入北京,福临在北京告祭天地宗社,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新建的清政府向明朝的故老耆旧敞开了大门,此时,包括陆启泓在内的每个明朝人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政治抉择。

在《客燕杂记》里,陆启泓曾经自叙:

甲申秋日,功名之士咸击楫弹冠,余贫且老,偃息蓬门,身若无缘,心窃攘攘,俯仰南北,风景顿异。爰忆往事,随笔割记,客有过而问者,出以示之,迹日情味有二,疾或安于南趋赴欣,乐或远于北随绿草,略兹所述巨细,冀览者寓意焉。

由于《北京岁华记》与《客燕杂记》的写作时间都是甲申之秋,陆启泓在《客燕杂记叙》中的说明也可视为《北京岁华记》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因此,以记录明朝末年都城北京一带岁时节日生活为内容的《北京岁华记》,就不仅仅是一本个人忆旧之作,它还是陆启泓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婉曲表达。

《北京岁华记》成书以后,流传范围似乎不很广泛,但至少清代的三位名流——黄虞稷(1629-1691)、朱彝尊(1629-1709)、王士禛(1634-1711)都应该见过原书或其抄本。

朱彝尊有《日下旧闻》,撰成于康熙二十六年,所引标明出自《北京岁华记》者达 15 条之多。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谈到“独角青牛”时也引用《北京岁华记》的记载:“明时六月十二日御廄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见陆启泓叔度《北京岁华记》,盖崇祯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导以红仗,在宣武门西响水闸上。明时洗象,则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为期。亦见《岁华记》。”^①虽然《池北偶谈》成书于康熙三十年,稍晚于《日下旧闻》,但《日下旧闻》所引资料中并没有“明时

^①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三,中华书局,1981年,第545页。

洗象,自八月十二始,更三日为期”,而这一内容又出现在现存《北京岁华记》手抄本中,故基本可以确定,王士禛和朱彝尊一样,也见过《北京岁华记》原书或其手抄本。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六记载:“陆启泓,《客燕杂记》三卷,又《长安岁时记》一卷。”考虑到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透露的信息与《千顷堂书目》相关记载的吻合度(如作者都是陆启泓、《客燕杂记》三卷、《北京岁华记》的名称虽不是《长安岁时记》,但卷数一样)、《客燕杂记》与《长安岁时记》在《千顷堂书目》中编排的密切关系、“岁时记”与“岁华记”的相似性,以及长安因为长期作为王朝国都而成为京都代名词等因素,《北京岁华记》当就是《长安岁时记》。《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家藏图书的目录,由此可推断黄氏也见过此书。

正是由于这三人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和记载,后世的人们才能对这部被认定亡佚的书籍有所了解。

二、《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价值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由于朱彝尊《日下旧闻》对《北京岁华记》徵引甚多,被增订为《日下旧闻考》后又广泛流行,对于后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岁华记》的贡献最大。《日下旧闻考》于乾隆年间由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敕在《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由于增订工作所本的是“将原本所引各仍其旧,而以现在援据补入者续编于后”的原则,在具体编排上又“凡朱彝尊原引则加一‘原’字于上,朱昆田补遗者则加一‘补’字于上,其新行添入者则加一‘增’字于上,逐条标识,以期一目了然”^①,故而《日下旧闻考》完全保留了《日下旧闻》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迨《日下旧闻考》成书,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又多从它转引而来,如光绪十二年吴履福等修、缪荃孙等纂《顺天府志》中的相关内容。今人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也多出自《日下旧闻考》^②。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说《日下旧闻考》的徵引毕竟是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和体例要求对《北京岁华记》所作的选择和编排,既难以再现其全部内容,又

^①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凡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②如王晓莉《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岳永逸《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载《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王赛时《明清时期北京的花鸟虫鱼》(载《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中的引用。

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了肢解,从而只能呈现《北京岁华记》的断片而非全貌^①。比如《北京岁华记》“正月杂事”内容丰富,《日下旧闻考》中并未有所徵引。又如《北京岁华记》对清明节描述详细,《日下旧闻考》引用如下:

二月都人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结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从高粱桥归,有杂伎人腾空旋舞于桥岸,或两马相奔,人互易之,或两弹追击,迸碎空中。

篇幅不到前者的一半,较为简略。

可以说,手抄本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节日民俗文献的价值。一方面,它以一种完形或基本的完形呈现了以前所未知的陆启泓对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方式和关注角度,从而丰富了我们对于区域岁时民俗书写方式的认知。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岁时记文本,比《日下旧闻考》所引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认识和理解明代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乃至其时间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就第一方面来说,《北京岁华记》是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传统链条中颇具特色的一环。在我国文字记述史上,因节日而作、为节日而作、写节日之所闻所见、所感所思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屡见不鲜,并形成了对一时一地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进行专题性记述的历史传统。之所以说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不仅因为出现了一个包括《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金门岁节记》、《乾淳岁时记》、《赏心乐事》、《岁华纪丽谱》、《熙朝乐事》、《北京岁华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北平岁时志》、《春明岁时琐记》、《岁华忆语》、《金陵岁时记》、《梦粱录》^②、《东京梦华录》、《析津志》、《松窗梦语》、《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明宫史》等在内的著述系列,而且因为这些著述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多是书写者对其自然而然参与其中(或曾经参与其中)、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岁时节日民俗进行的书写。他们一般秉持实录原则,以传统历法为基础,或明或暗地遵循着自正月至腊月的历法时序来编排内容,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叙事模式。仔细考察《北京岁华记》,可以发现它正是陆启泓基本秉持实录原则、遵照历法时序对

①《日下旧闻考》标明徵引《北京岁华记》(或者《北京岁华记》)的有15条,其中有一段描述为《北京岁华记》手抄本所未载,即:“羯鼓声益喧,曰迎年鼓。先除夕一日曰小除,人家置酒宴往来交谒,曰别岁。焚香于户外,曰天香,凡三日止。帖宜春小字。儿女写好字。”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该文一定出自《北京岁华记》,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可能:一是朱彝尊将该文出处误记为《北京岁华记》,二是陆启泓的《北京岁华记》原有这段文字,但在辗转抄写过程中有丢失,该手抄本抄写者所依据的本子中就没有这段文字。三是抄写者的疏漏造成的。但该抄本抄写认真,又有明显的校勘痕迹,故第三种可能性极小。

②自《梦粱录》起至《明宫史》,这些作品并非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岁时民俗的,但岁时民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有些作为著述部分呈现的岁时民俗书写,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不亚于某些纯粹的岁时记作品。

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

首先,《北京岁华记》记述的是作者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陆启泓虽是浙江平湖人,他本人也将居住于北京称作“客燕”,但他在北京长期生活达二十年之久。二十年中,他交友甚广,游历颇丰,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初刻于崇祯八年(1635)的《帝京景物略》徵引了陆启泓的六首诗,即《德胜桥水次》、《泡子河》、《高粱桥》、《宿香山寺》、《易水有怀》、《卓吾先生墓下》,从中可见陆氏熟悉北京的事物,并有着深深的眷恋。《北京岁华记》记录的就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浮光掠影,而是他曾经置身于其中、自然而然地经历过感受过的实在生活,也便具有真切可感、细致入微的特徵。比如他写“六月十二日,御厰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五色云锦,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虽寥寥数语,却十分真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如写灯节宴席,“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笋,发之冰下。”不仅知道宴席以黄瓜、豆夹为供,还能知道瓜、豆的价格;不仅知道点茶用椿芽蒲笋,还能知道椿芽蒲笋都发之冰下,如此细致入微处,不是个中人难以了解。

其次,《北京岁华记》根据时序进程编撰而成。它从一年之始“元旦”写起,次及“灯节”、“正月杂事”、“清明”、“二月杂事”、“三月杂事”、“四月杂事”,又及“端午”、“五六月间杂事”、“七夕”、“七夕杂事”,再及“中秋”、“八月杂事”、“重阳”、“九月杂事”、“十月朔”、“十月十一月间杂事”、“冬至”,最后以“腊月杂事”结束,形成了以某月节日和某月杂事为一个单元的叙事结构,依照时序井然地记录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内的岁时民俗生活。

再次,作者基本秉持了实录原则。陆启泓《北京岁华记》用较为简洁平实的语言,如实记录了自己记忆中的明末帝都岁时生活的基本面貌。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时人生活观念的更新、生活情趣的增加,帝都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岁时游赏活动格外兴盛和大量游览胜地的形成。当时的岁时游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元旦、元宵、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的节日框架,庙会进香以及另外一些日子也成为大众外出聚集游赏的时间。《北京岁华记》通过在岁时节日的框架下记述众多的游览胜地和时人的游览行为,如实记录了这一变化。以上半年为例,在陆启泓的笔下,正月,灯节里百货骈集,游者日夜不息;十九日“车马游白云观”,冰泮时,“金鱼池上,酒肆排列”;二月,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清明节,“携酒集高粱桥”,连上陵官祭毕后也要游览西山;三月,上巳日上土谷祠,二十八日游东岳大帝庙;四月,一日到八日西山进香,诸花盛发时,“白石庄,三里河、高粱桥外,皆贵戚花场,好事者邀宾客游之”,城内的冉都尉寓园、铁狮子巷李皇亲园、郭博平瀚园等亦是胜地;五月,端午节,“挈酒游高粱,或天坛,薄暮争门入”,五六月间,游积水湖及附近各处园林寺观等。《北京岁华记》的这些记述与《帝京景物略》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述颇有一致处。这可以视为陆启泓秉

持实录原则的证明。

另外,《北京岁华记》对北京节日民俗生活的记录表现出鲜明的时空特徵和个人色彩。

《北京岁华记》是对明末北京这一特定时空岁时节日民俗生活的展示,反映了明末都城北京的风貌和品格。在这本书里,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只有北京才可能拥有的节日活动和节日场景,比如元旦“朝贺毕,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门、六科、尚宝司、中书,即于署中各行礼”。即便有些活动亦为其他地方所共享,它们也体现了北京的特色。如端午节是全国流行的节日,文中写“至日,挈酒游高粱或天坛,薄暮争门入”;“天坛中,颇有决射者,或曰射柳遗意”;“用角黍、杏相遗”等,就反映了北京的独特风貌。

《北京岁时记》是陆启泓的作品,他的人生阅历、政治倾向、当下心境、写作水平等等均影响到他的写作意图、体例和风格,从而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体现在写作意图上,就是他不仅借《北京岁华记》进行个人情感上的怀旧,像《梦梁录》、《东京梦华录》、《岁华忆语》等作品那样抒发“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①的感慨,而且有借以激励有志之士光复明朝的政治意涵。

体现在内容、风格上,就是用整体上简约但又详略有当的文笔着重描述京城岁时节日生活的繁华景象。《北京岁华记》篇幅不长,总共不到3000字。用如此少的文字描述一年的岁时节日生活,又要让人产生向往倾慕之心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作者却能够凭借较高的技艺处理得恰到好处。除了作者语言简洁,往往寥寥数字就能准确表达出十足的意蕴,故而省却了许多笔墨外,其主要方法就是对岁时节日活动内容做不同的剪裁,详写宴会、游戏、竞技等最能体现一岁繁华的事物。相比于其他,他在描写清明节高粱桥杂技、东岳大帝庙会、五六月间游积水湖、八月斗蟋蟀、斗鸡等内容时,就不惮用笔墨。比如他写上巳,只用了7个字,“上巳日如土谷祠”,写蟋蟀,则除了写蟋蟀豢养的普遍性,还专门写及蟋蟀的盆屋,盆屋的装饰乃至争斗的形式和胜利后的情状,内容充实而细致。

在体例方面,《北京岁华记》以“节日名称”和“某月杂事”为目来编排内容,形成了一个在体例上颇具特色的文本。具体而言,它将“元旦”、“灯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单独列出,其下记录该节的主要习俗活动,而将其他有特定日期或无特定日期的岁时习俗活动统统按月度列入“某月杂事”之中。这种编撰方式将若干节日与“某月杂事”并举,使人仅靠目录就能判断哪些节日在作者眼里更具有重要性。

从《北京岁华记》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末帝都对时尚的追求。时

^①吴自牧:《梦梁录序》,《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尚追求新奇,强调时效性,通常表现为一部分人以花销数量不菲的金钱为代价,以赢得对于某些具有新奇性或稀缺性物品、服务的优先占有和享用。比如新年时节,黄瓜、豆荚是反季节蔬菜,但宴席上“相尚”,牡丹、芍药、蔷薇是反季节鲜花,茉莉、素馨花不仅反季节而且多生长于南方,但“贵戚倡家竞插”,也就难免价格高得令人喷舌了。更能反映时尚特点的是陆启泓对清明茶的记载:“清明后三日,新茶从马上飞至,初至日,宫价五十金,外价三二十金,时刻渐减,不一二日,即二三金。”在这里,新茶作为饮品的质量高低已经十分次要,能不能早一点得到它才是人们关注和看重的。“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按质交易标准暂时失效,无形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价格,而且价格不菲,这正是时尚的典型表现。

三、《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局限性

作为岁时民俗文献,《北京岁华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北京岁华记》所描述的对象(或曰本文)是特定时空的岁时节日文化与生活,它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将其毫无遗失地用文字描述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北京岁华记》基本遵循实录的原则记述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中各个月份和节日中的民俗生活,它所展现的也只是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的部分内容而非全貌。事实上,《北京岁华记》只有3000余字,这样的篇幅也限制了记录的翔实与完整,在一些地方它远不如《帝京景物略》“春场”部分对岁时节日民俗的专门描述。以十月一上冢为例,《北京岁华记》仅有“上冢如中元,不邀宾客”数字,简明扼要;《帝京景物略》的描述则是:“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绊,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彩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①显然《帝京景物略》所载要翔实完备得多,对复原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原貌的资料价值也就更大。

其次,任何书写都包含着书写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是书写者用特定修辞手段对材料的精心编织,在将“本文”变成“文本”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带着书写者的主观意图。这些主观意图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书写内容和书写方式的选择。所以一个文本只是给了阅读者一个书写者眼中的世界。《北京岁华记》是陆启泓表达其政治倾向、希望通过自己的描绘去激发有志之士匡复大明决心的一部作品,这就决定了他在选材时会更偏向于那些能够彰显繁华、热闹与美好的事物景致和行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北京岁华记》中,我们满眼看到的是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至于行将灭亡的末世社会的不安和腐朽则几无踪迹可寻。

再次,《北京岁华记》写于作者离开京城四年之后,是一本忆旧之作,书中

^①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70页。

也难免有失实之处。比如《宛署杂记》第十七卷有“观洗象”：“每年初伏起，锦衣卫官校，日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外濠内洗濯，至三伏而止，观者如堵。”^①又《帝京景物略》中也有洗象的内容：“（六月）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②且该书引王继皋诗《六月九日宣武门外看洗象十韵》，亦可知时在六月。虽然这些记载的具体日期也有不一致处，但三伏日是以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为起计算，故而不同年份的三伏日在传统历法中的具体日期并不相同，兼以洗象不限于一日，因此记载日期的一致处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既然如此多的记载都说洗象时在六月，《北京岁华记》时在“八月”的记载就极有可能失实。

因此，就研究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而言，只有把明代地方志、明人诗词曲、小说、正史以及《帝京景物略》、《酌中志》、《宛署杂记》、《万历野获编》等不同类别的文献结合起来辨析使用，才能对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有更好的认知和理解。

附录：《北京岁华记》（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标点为笔者所加。）

客燕二十年，略识岁时俗尚。甲申之秋，有过而问焉者，为忆所知，录之于笔。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异时仍鼎故都，则游轍仕履且复亲见之，何用此咕咕为？

元旦

朝贺毕，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门、六科、尚宝司、中书，即于署中各行礼。

贵戚家悬神荼、郁垒于户。

民间插芝梗栢叶。

小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名曰“闹嚷嚷”。

隔岁作大胡饼出饷客，虽风裂臄燥必食之。

灯节

初八九日，陈设灯市，至十八而罢。百货骈集，两行高楼，游者坐其上，下观贵戚竞饰车马。夜则悬灯楼上，张宴戏，多至达旦。人家用粉饘寒食馈贻，遍市鬻之，五花帚为号。

宴席间，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笋，发之冰下。

牡丹、芍药、蔷薇俱有花，较春时薄小，一瓶值数千钱。贵戚倡家竞插茉莉、素馨花。

①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2页。

②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69页。“顺承门”即“宣武门”。

大内衣纁、帷帐、器物，尽尚灯景。

官里放灯假五日，夜饮不禁。

十六夜，妇女俱出门走桥，不过桥者不得长寿。手携钱赂门军，摸门锁即生男。

正月杂事

十九日，车马游白云观。观中供丘长春道士。相传元顺帝割其阴，令出入官禁，阉之好道者宗之。凡羽流方士，骈集前后，羽扇蒲棕，飘然示物外意。或有白须发人，趺坐不语，众指曰神仙云。

冰泮，金鱼池上，酒肆排列，缘天坛北，地有泉源，人家掘地可得水。

二十五日，人家早起市鱼肉牛羊等，自晨达旦，恣啖竟日，客至亦留，苦求尽饱而去，名曰“填仓”。

清明

老少皆插杨枝于鬓。

携酒集高粱桥，曰采青。

自二月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其人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一片。金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以清明日从高粱归者为上香。过桥岸时，则有杂技人舞弄于前。其人翻身上腾，能于空中旋转数四。或植竹于地，令七八岁男子援而上，挺立盘舞，或一手倚竿，四体虚张，顿一坠地，则端立不动，或两马相奔，人各易之。或两弹追击，迸碎空中。上陵官类于是日致祭。祭毕，游西山及利玛窦坟以入城。

清明日始卖冰。冰人以两铜盏合而击之。

游人路过田戚畹门，必下马观铁狮子，是元元贞元年所造。

清明后三日，新茶从马上飞至。初至日，官价五十金，外价三二十金，时刻渐减，不一二日，即二三金。

二月杂事

男妇上冢，必要亲友偕行，祭毕，醉饮而归。

清明次日，花木皆出窖，诸瓜菜种下地。

魏忠贤家遗有玉兰花、桃花各二树，银作枝梗，绿松作叶，玉兰是白玉片，桃花是红玛瑙。盆中石子，杂金银玉石为之，沿盆款云“苏杭织造李寔恭进二月花”。

三月杂事

上巳日上土谷祠。

东岳大帝庙，在朝阳门外，二十八日诞辰，士女骈集。南人优伶竞作奇异台阁人物，哄动满城。到庙时，履屐脱落、稚子遗失者，每喧呼于路。香供毕，南游黑松林庙，中有拳斗蹴鞠等戏。

近年西郊新建西岳庙，骈列群房数十间，纵人博钱。常有百余人持钱，杈子母其间，一刻展转，动获数倍，田戚畹主之。

四月杂事

初一日，戒坛开，城中人竞往西山进香，历香山、潭柘、碧云，至八日而止。山中幽僻地，咸设酒肆，戒坛外，贫妇卷簾篋居其中，以待无耻之僧徒。内监于此散钱，亦云布施。

诸花盛发，白石庄、三里河、高粱桥外，皆贵戚花场，好事者邀宾客游之。在城则有冉都尉寓园、铁狮子巷、李皇亲园，而郭博平瀚园傍倚后湖，尤得水色为胜。

八之日，各寺浴佛，以佛生在兹日，婴时宜沐。

四月十三上药王庙。

端午

朔日至旬杪，女儿艳服，带花满头，盛过元宵。至日，挈酒游高粱，或天坛，薄暮争门入。天坛中，颇有决射者，或曰射柳遗意。

用角黍、杏相遗。

五日前，民间不得市苏州席子。

是日生子，束一木或荆条，祭于堂，斩其木五六尺许，祝曰：“如是止，勿长抵户。”

无赖子弟臂作字，或木石鸟兽形，必取是日，云：“孟尝君生日，作我证盟。”

五六月间杂事

元积水湖，湖上有净业寺，寺临湖畔，荷花芦荻，周三里许。五六月间，携酒纳凉虾菜亭下，水从西山来，过高梁，繇水关流入湖，注于大内，出玉门桥，入通惠河，其盛在夏，迸湍怒流。湖之四傍，有金刚寺、莲花庵、米家漫园、普门上人七枝庵，其余贵戚园亭，不可胜记。渡德胜桥而南，水田八百亩，种稻上供。

贵家设客，取巨冰一二方置座右，凜然寒色。

苹果、文观、麝香、李、银桃，是果中上品。

燕地种竹宜暑，市竹者日相望于道，花亦然。花有丁香、珍珠，及南方茉莉、山丹之类俱备，凤仙、蜀葵，亦出市上。

藏果者，类于此时寄于冰厂，冬月出市之。

南市鲊鲜至，贵戚竞相饷饍。其法以菜子油浸，味色俱发，用肉腥助之。

六月十二日，御厰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五色云锦，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

七夕

七夕，官中最重，各家俱设宴星河下，老丑妇则否。儿女对银河作拜。

市上卖巧果，人家所有鱼鸟什器，悉剪形肖之，五色俱备。

七月杂事

中元节前亦上冢，如清明，各寺设盂兰会，以长椿寺为盛。寺属大内设

供，有佛骨一节如专车舍利子，变动可观。

妇女夜路，哭若招魂。

晦日为地藏佛诞，供香烛于地。

取玉田砂子，搅糖其中，煨栗子松美，他方效之，多不及。

积水湖、泡子湖，各有水灯。

中秋

人家各置月宫符像，陈供瓜果于庭，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符上兔如人立。

饼面咸绘月中蟾兔。

有习幻术者，游于王内监家，能令月下庭间，人相率游月中，庭外皆无光色。

八月杂事

蟋蟀俗名蛆蛆，自五侯七贵及内珰民间悉养之。其盆屋以宣窑、嘉窑者为最，窑以灯泥，花以耍孩儿、折梅枝为最。群聚而斗，金钱珠宝无算，斗而胜，标红旗于首。

杂养诸虫，织絮又名金钟者，雄雌应声，如击铃，然甕之乃应。

蟋蟀经霜后，懦不复劲，乃有斗鸡之戏。养鸡家，经年喂饲，候其燥湿饥饱，不得休息。斗有主家，名曰桩，满身血淋，斗不倦不曰负，鸣而出栏则负，其名有塞上霜、九斤黄、铁找葵、御府班等号。

十二日为始，更三日为期，三期浴象于宣武门城下。象即水交，河水通赤。

重阳

重九日，或佛阁，或西郊高阜，三三五五，集无定所，阜城门外真觉寺中金刚宝座为胜。

头带吉祥字。

市上卖糕杂果，取高字同音，无家不食。

九月杂事

菊花蓂而养之，花多为贵，西郊诸名园，悉用香油幕罨之避日，夜则撤开以就露。

霜降后斗鹌鹑，笼于袖中，若捧珍宝。

臂鹰手鹞，遍于路衢，射猎事始是月。

十月朔

上冢如中元，不邀宾客。

女子缠足，用荻灰汤。荻以是月斩伐，故候之。

祭用豆泥骨朵。

十月十一月间杂事

人家早谨户塞窠，喜食兔羹。

女既嫁者多于是时归宁，为母浣濯，曰“报娘恩”。

花木悉藏于窖。

始造酒，魏畹名酒曰送秋香，曰霜天一色，须十月成之，前此后此俱不佳。

琢石如弹丸，置于地，以足送之，前后交击为胜。羊胛骨为博具，抛而合之，凝者为胜，宫中乃煅铜肖骨。

冬至

冬至朝贺，吉服如元旦。各王马献马，御幄设午门前，临视之，黄色画龙其上。

民间不相贺。

竟买暖耳，市价踊贵。自辽东叛后，有东西鼎之别。

始击羯鼓。鼓用铁为围，单皮覆之，每十人、五人聚而击，女子亦然。

腊月杂事

八日，寺僧竞造粥糜，杂各果侑之。

束梅于盎，匿地下五尺许，更深三尺，用马矢爇火使地气微温，梅渐放白，用纸罩笼之，卖于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

雪后，侯贵出猎，人马衣装，极其华炫。暗携雄兔，放之围中，射得之，归鞍竞带为美观。

凡行饷饴，此时悉用鲜果为上，银桃、苹果一枚所值一二百文计。

女子媿坐于炕，火薰其下。

逼岁始备新衣，富者衣于岁前，示有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